

第一百四十四章 皇城內外盡殺聲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含光殿正殿內，一片死一般的沉寂，所有的人都睜著驚恐的雙眼，看著這一幕場景，除了鮮血滴落**所發出的咻咻輕響，沒有一絲聲音。

鮮血從範閑的衣上劍上滑落，順著太後的耳垂，打濕了老婦人半片臉頰，漸漸滲入衣裳之中。

那柄耀著寒光的劍，異常穩定而冷酷地擱在太後的脖子上。

這是慶國開國以來，第一次有刺客能夠殺入到皇宮的深處，第一次有人可以把劍刃擱在太後的脖子上。

包括那幾位高手太監在內的所有人都震住了，眼睜睜看著範閑挾持著太後，不知該如何辦。

這一切發生的太快，從殿外傳出警訊，到範閑如殺神天降，直突鳳床，控住太後，不過是數息時間。

先前在側殿處，範閑未撞牆壁，卻是先行選擇了木門，與那名太監高手對了一掌，一劍斬其頭顱，成功地讓內廷的高手們將注意力投注到了側殿通向正殿的長廊中，然而他卻是...直接從牆後撞了過來！如此出人意料，甘冒奇險，硬抗四名老太監出手，才有了此刻的成功。

在那樣短的時間內，居然能有這樣快的反應和決斷，不能不說，範閑今夜的行動，實在是很強悍。而且震驚看著這幕的眾人，不知為何，從心底產生了一股寒意，似乎範閑隨時敢將長劍一拉，讓太後送命！

範閑的表情太平靜，太冷漠，就像他劍下隻是個普通人，而不是一個可以影響天下大勢的太後娘娘！

...

“傳旨讓外麵的侍衛住手。”

殿內一片死一般地安靜。卻襯得殿外地廝殺慘呼之聲愈發明亮。突宮地六處劍手還在和大內侍衛纏殺著。

範閑將太後製於劍下後。沒有絲毫遲緩。便微微屈下右膝，將自己地身體小心翼翼地藏在太後的身後。長劍反肘，架在太後地肩上。湊在太後染的血紅地臉頰旁輕聲說道。

話語很平靜，但透著股不容許人出言反駁的力量。所有人都感覺到了。如果太後不下？外麵地侍衛和殿中地太監高手們住手。範閑或許真地會動劍。

然而...太後畢竟不是普通人。

這位慶國太後。當年還是誠王妃地時候。便經歷了多年朝不保夕地日子。心性之誠穩。不是一般普通地老婦人。而後來又做了數十年地皇後太後。深居宮中。自有一份威嚴與強大地自信在心中。

太後轉過臉來，冷漠地望著範閑，花白地頭髮有些亂，眉毛卻是擰在一處。透著股與生俱來的威信，冷聲說道：“大逆不道的東西！居然敢要脅哀家？”

聲音如斬金破玉，震得宮內眾人身子一震！

範閑心頭微凜。沒有想到太後此時如此狼狽。如此危險的境地下，居然還會如此硬氣，但他心裏明白。太後必須保持住自己地氣勢。才能在接下來的事情中謀取更多的好處。

更令人意想不到地事情還在後麵。隻聽著咻地一聲！太後居然反手打了範閑一個耳光！

一個淡淡的紅掌印在範閑的臉上浮現。太後似乎根本不害怕橫在自己脖子上地冷鋒，望著範閑地眼瞳裏滿是輕蔑與不恥。冷聲說道：“難道你敢殺了哀家不成！”

含光殿內地所有人都嚇呆了，沒有想到太後在被範閑劍鋒控製下。居然還敢如此強橫地進行挑釁，難道她就不怕

範閑真地把她給殺了？看著這一幕。有些嬪嬪和宮女竟是嚇的暈了過去。

而太後依然冷漠而強悍地看著範閑。

範閑地眼睛眯了起來，看著太後那張滿是皺紋的臉一言不發。他知道這位老婦人為什麼會表現地如此強悍，因為她知道範閑如果要控製皇宮，那麼此時是一定不敢殺自己。

更何況她畢竟是太後，是範閑血脈上的親奶奶。她料準了範閑不敢當著這麼多人地麵動手，即便她真的想錯了。可是她依然要保持住自己地氣勢。才能有反轉的機會。

...

就在太後異常強橫地打了範閑一耳光時，含光殿內異變突生，一直安靜在殿邊的侯公公忽然飄了起來！

奇快無比地飄了起來。卻不是衝向範閑與太後。而是衝向了範閑撞破的那個大洞！

範閑瞳中異光一閃，卻是不敢離開太後身邊，隻能眼睜睜看著侯公公與另幾名太監高手，在那洞旁啪啪幾聲，製住了幾個人。

侯公公地手掌死死地扼住了三皇子的咽喉。

宜貴嬪被一名太監製住。

寧才人揮舞著黑色地匕首，卻也被幾名太監圍在了正中。

...

“小公爺，不要太衝動。”侯公公扼著三皇子地咽喉，低著頭恭謹說道。

範閑的手異常穩定地握著劍，看著侯公公。瞳中閃過一絲異色。他也是此時才知道，原來這位排名姚太監之下的二號首領太監，居然也有如此高明地修為。

此時地情況是範閑控製住了太後，而侯公公這些太監們，卻控製住了範閑很在意的三個人。

情勢會怎樣發展？

所有人都在等待著範閑的決定。

太後的麵色冷漠，但是那些滲入她衣裳的血水有些冰涼，讓她的手指有些微微顫抖。

範閑低著頭，看著太後的手指，並沒有沉默多久，隻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所有的太監高手都警惕了起來，不知道接下來他會做什麼。

範閑抬起臉來，皺了皺眉頭，然後舉起了自己的右手，朝著太後蒼老地臉頰狠狠地打了下去！

...

啪地一聲脆響！這聲音比太後先前打範閑那記耳光更響！太後不可思議地捂著自己的臉，唇角滲出一絲鮮血，老人家的牙齒隻怕都被打鬆了。

殿內所有人瞠目結舌地看著這一幕，似乎這記耳光不止打在了太後地臉上。也打在了自己地臉上。自己地心上！

被範閑打了一記耳光的是誰？是聖皇太後。是皇帝陛下的親生母親，是範閑地親奶奶！而範閑...居然敢打了她一耳光！

這是一種永遠無法消除地屈辱。而範閑打了太後一個耳光，就證明他已經豁出去了。敢打你耳光。就敢殺你！

範閑盯著太後那張半邊腫起來地臉。輕聲說道：“放人，住手。我不想再重複第二遍。”

太後氣地渾身發抖。但心內也感受到了一絲來自地底最深處地寒冷。她知道自己終究還是低估了這個不姓李地孫子，低估了對方地冷酷與強悍地心神。

她感覺到脖子上的劍又緊了一分。也許隻是過了一瞬間，也許過了許久，太後的眼神終於變得有些落寞。開口說道：“依他意思做。”

“太後親自喊。聲音大些。”範閑說道。

太後憤火地盯著範閑，迫不得已，用蒼老地聲音對殿外喊道：“侍衛聽令。統統住手！”

不知為何。太後？意一出。殿內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。也許是範閑的表現讓這些人太過害怕，生怕目睹一場孫殺奶。臣殺太後地可怖場景。

隻有扼住三皇子咽喉地侯公公微微皺眉，不知道心裏在想些什麼。

“看來侯公公很想你死。”範閑對太後冷漠說道。

太後看了侯公公一眼，那四名老太監皺著眉頭，往侯公公處挪了一步。

侯公公歎了口氣。鬆開了自己的手掌。

三皇子驚怖未定。下午被刺客捅出地傷口又開始出血。他趕緊扶著母親，和寧才人三人驚慌失措地跑到了範閑的身後。

太後？意一出。圍繞著含光殿地廝殺聲頓時消失無蹤。很明顯跟隨範閑入宮的劍手也早得了指示。隻要侍衛不再動手，他們也沒有趁機進行反擊。

含光殿所有地大木門。在同一時間內被人推開。吱呀聲中。整座宮殿變得通透無比。殿內地人可以清楚地看見殿外緊張的局勢。看見那些手持直刀，包圍住含光殿的侍衛，還有殿外空地上伏著的無數死屍。

殿外地初秋夜風也吹了進來，涼意深重。卻讓人不得清靜。因為隨著這陣風，那些鮮血地味道。也隨之而入殿內。直衝眾人鼻端。

數十名全身黑衣的六處劍手以最快地速度撤入含光殿內，將殿中的太監們包圍起來。幾名內廷厲害地老太監不得不接受了這個憋屈地事實，被監察院特製地鐵指扣扣了起來。

太後在範閑手中。範閑已經證明了他敢殺太後。在此情況下。這些內廷高千哪裏敢反抗？

就算是侯公公這種想反抗地人。迫於大勢。也無法有太多多餘地動作。

範閑看著自己這些滿身帶著傷口地下屬，眉頭再次跳動了下，眼光一掃。便知道在含光殿外的狙擊戰雖然時間極短，但依然有十幾名忠心耿耿的下屬，就此歸天。

突進皇宮，要想不死人是不可能地。能夠隻付出這樣小地代價。便暫時控制住了含光殿，已經等若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

範閑垂著眼簾。對劍下地太後說道：“你知道，我不會殺你...如果我隻是要殺你，有無數種方法讓你死都不知道怎麼死地。”

太後一陣劇咳。捧著胸口，脖頸在範閑的劍下擦出了一絲血痕。

看著这一幕，那些忠心於太後的太監宮女麵露驚惶之色，想上前服侍，卻也不敢動彈。

太後轉過頭來，用一種怨毒的眼神盯著範閑：“你和你母親一樣，狼子野心！哀家倒要看看，你能窩在這皇宮裏做什麼。”

是地，就算範閑此時捉住了太後，控制住了皇宮，可是接下來他應該會怎樣做呢？所有人包括那些黑衣劍手都盯著他。等待著他下一步地命令。

範閑在等待皇宮裏另外三個小組傳來地消息，也在等著皇城處地動靜，他知道成功還沒有完全到來，一旦事有不協。自己這些人便會功敗垂成。

但在等待地過程中。他並沒有閒著，他冷冷地看了被劍手們包圍著的侯公公一眼。

侯公公心頭一顫。暗中運起了真氣。

範閑點了點頭。

侯公公大驚失色，雙袖一翻。便準備搏殺！不料他抬起眼簾。卻看見了十來枝閃著黝黑光芒地小弩對著自己！

範閑帶入宮來地二百人。因為怕驚動宮外敵人的緣故，在偽裝上下了極大地功夫。無法人人攜弩。隻是跟著他地這數十人中。攜帶了十柄暗弩。

而這些暗弩此時正直直對著侯公公。

侯公公暴喝一聲，身形突起，奈何...隻是拔高了一尺，他整個人便變成了刺蝟。十枝弩箭深深地紮進了他地身體。從他地身體裏麵不停吸噬著鮮血。

啪的一聲，侯公公摔倒在地，抽搐兩下。睜著不甘閉上地雙眼。就此死去。

範閑冷漠地看著这一幕。雖然他並不知道侯公公是長公主地心腹，但直覺以及先前地那一幕讓他有所警惕。所以才會於此時突然發難，令屬下將侯公公突兀射死。

在這樣地關鍵時刻，範閑不憚於殺人，寧肯殺錯。不能殺漏。

侯公公的死。驚得殿內一片驚嘩。初初肯定了些的局勢又有些亂，而圍在殿外地侍衛們也緊張了起來。朝著含光殿地方向逼進了幾步。

範閑卻沒有亂。他緩緩取下太後脖子上地劍。目光掃拂了場間一遍，但凡他目光所及之處。無人敢直視。盡皆低頭。

他就在太後地身邊坐了下來。低頭運氣凝聽著皇宮裏各處地嘈雜之聲。清楚那三個小組也一定遭遇到了很強大地抵抗，好在自己突進含光殿，吸引了後宮裏最多地太監高手和大部分的侍衛力量，荊戈他們那三方應該會輕鬆少許。

含光殿裏一片安靜。範閑與太後就這樣並排坐在**。這對祖孫身上都染著他人地鮮血。冰冷著自己地心情。如此祖孫平靜鄰坐場景。令睹者無不心寒。

殿外地侍衛沒有繳械，範閑沒有多餘地人去進行這個要緊地事務。所有的黑衣劍手都已經回到了殿內。他不想讓此時地局勢再有任何變化。大內侍衛地問題。應該是稍後大皇子解決掉皇城禁軍地問題後。交由他處理。

他隻是等待著，他相信自己地屬下以及黑騎地實力。

沒有等待多久，殿外地大內侍衛們忽然生出一些嘈亂，似乎在陣營後方。出現了什麼令人震驚地事情。

範閑沒有起身。對身邊地太後說道：“讓他們讓開條道路來。”

太後花白地頭髮垂在染血的臉頰邊。而沒有染血地半片臉頰，已經被範閑那記重重地耳光打的腫了起來，看著異常淒涼。聽著範閑的話。她用有些無神地雙眼看了外麵一眼。點了點頭。

侍衛班直頭目看著殿內地局勢，一咬牙，將包圍圈撤出一道口子。

十餘名黑衣刺客，挾著一位衣衫不整的妃子。走入了含光殿！

範閑看著人數，心裏咯噔一聲，知道這一組死地人更多。待看見那名妃子清麗美容中的那絲淒惶後，不禁心頭微動。

來者是淑貴妃，二皇子地親生母親，自從太後明旨太子繼位。二皇子臣服後，太後便將太子與皇後。長公主，淑貴妃遣回各自宮中居住，而隻在含光殿內留下了宜貴嬪母子和寧才人。

範閑望著淑貴妃溫和一笑，拍拍自己身邊地軟床，說道：“娘娘，請坐這邊。”

淑貴妃自幼好詩書，心性清淡，往常在宮中與範閑的關係還算良好，並未因二皇子地事情生出太多嫌隙，自身也是個明哲保身地沉默人兒，範閑對她也沒有太多惡感，隻是今夜突宮，她卻是自己必須要控製住的人。

淑貴妃今夜被刺客強擄，本以為必死，卻也猜到了是誰行下地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此時看著範閑那張臉，忍不住一陣恐懼湧上心頭，連先前想好地怒罵之詞也說不出口。

她看著太後那般狼狽模樣，更是心寒，隻得畏縮著依言坐在了範閑地身邊。

先抓到地是淑貴妃，這是範閑意料中事。東宮和廣信宮地防守。僅次於含光殿。也是要害之地。自己的屬下沒有這麼快能夠得手。

所以...

當他看見戴著銀麵具地荊戈，一臉沉默地領著屬下踏入含光殿時。他地心頭一沉。知道事情有麻煩了。

事情果然很麻煩。荊戈低下頭在範閑地耳邊說了幾句什麼，範閑地臉色越來越沉重，眉宇間仿若壓上了數千斤重地巨石。難以舒展。

又一級下屬回報。依然是壞消息。

範閑皺著眉頭。用力地揉了揉眉心。似乎是想將心中地那絲苦惱趕將出去。片刻後。他歎了口氣。對**地人輕聲說了一句話。

“本想全家團聚一下，看來不能了。”

此時地**在他的身邊坐著太後與淑貴妃。在他地身後倚坐著宜貴嬪、寧才人和三皇子，整個皇家。大部分的人丁都在這張**。範閑最絕對地近距離控制著身旁二人地生死。保護著身後地三人。

所謂全家，自然是天子家。如今慶帝已去，天子家除了**這六人外。還有太子與皇後母子。還有廣信宮裏那位長公主殿下。範閑下意識裏把那位花農排除在外，因為他覺得靖王爺比這家裏所有人都要幹淨許多。

壓在範閑眉宇間地重石，便是此時沒有來進行天家團聚地三位成員。

荊戈和另一組回報地消息是：東宮與廣信宮空無一人！

不知為何。長公主和太子竟似是提前得知了消息。就在範閑一眾下屬殺入宮前一刻。趁著黑夜，循著北邊冷宮處地方向。遁了出去。荊戈率著百餘名刺客竟是沒有追到！

如此暴烈狂肆地突殺。卻沒有抓住最重要地幾個角色！

範閑地心情異常沉重，但麵色卻漸漸緩和了起來。此次突宮，雖未競全功。但畢竟抓住了太後和淑貴妃。這世上從來沒有什麼完美的事情。他知道自己地運氣沒有好到用兩百人。便可以改變曆史地進程。

坐在他身旁地太後，忽然用蒼老地聲音說道：“哀家知道你想做什麼，隻是哀家的？意早已頒下去了。”

很明顯。荊戈在範閑耳旁說的話。全數落在了這位落魄太後地耳中。她地眼中閃過一絲諷意。望著範閑說道：“承乾帶著哀家地旨意出了宮，明日大軍便要入京。你可害怕了？”

“我這人膽子一天比一天大。不然也不敢把您地臉打腫。”範閑微笑望著太後。話語裏地寒意卻是令人不寒而栗。太後地眼瞳縮了下。

“太後可以有很多道旨意。”範閑對太後很溫柔地說道：“比如十三城門司始終還是在您地控制之中。隻要您再下道旨意關閉城門，老秦家怎麼進來？”

“我想您也知道，長公主安插在城門司裏地那個親信，昨天夜裏就被我派人殺了。”

“我是在幫助您牢固地控制那九道城門。”

“當然。我地目的是控制您。”

這些話從範閑薄薄的雙唇中吐出來。格外輕柔。格外可怕，太後氣地渾身顫抖，瞪著他卻是說不出一個字來。

“您雖然已經七老八十了。但還是怕死。”範閑皺著眉頭望著太後。似乎望著一個很令自己心煩地事物，“所以這道懿，您總是要發的。”

太後咳嗽了兩聲，看了身後的寧才人一眼。又轉頭盯著範閑地眼睛說道：“即便那個夷種助你，你們頂多隻能控制皇宮，宮外你有什麼辦法？”

範閑反盯著她的眼睛。說道：“我隻帶二百人進宮，不是我自信，而是我在宮外留了一千七百人！你說我在宮外有

什麼辦法？”

...

便在此時，距離含光殿有些距離地後宮與前宮地交接處，忽然爆出一大陣喝殺之聲，以及宮門爆裂之聲。

範閑靜靜聽著，知道大皇子的禁軍終於殺了過來，心頭一鬆，便站了起來，對荊戈命令道：“我把含光殿交給你，不論是誰，但凡有異動，就給我殺了。”

荊戈毫無異議地領命，臉上地銀色面具耀著令人心寒的光芒，殿內眾人看著此人。不知道此人究竟是何身份，居然對範閑這樣看似大逆不道地命令接下地如此從容淡定。

如果是一般的監察院官員。隻怕都會心頭有些懼意才是。

他們不知道這位黑騎副統領。當年便在軍營之中生挑了秦家長子。在慶國地死牢裏呆了許久。不知受了多少折磨。他本就是一大逆不道之人。範閑才敢交付他這大逆不道之事。

便在此時。寧才人忽然微低著頭說道：“你這把匕首先借我用用。”

範閑看了她一眼，笑了起來。知道寧才人是怕一旦真出了亂子，荊戈對太後不敢下手，而她...這位當年地東夷女俘。和自己肚中地胎兒。險些被太後陰死地婦人。卻一直充滿烈性血性地等待著這個機會。

範閑對著她荏了點頭。然後向著含光殿外地夜裏走去。他要去廣信宮和東宮查看。他總覺得這件事情裏透露著很古怪地訊息。

鏗的一聲。他反手將那柄染著鮮血地劍插入背後地劍筒，走下了含光殿地石階。跟隨入宮地幾名啟年小組親信。跟在他身後三步遠處。也走下了石階。

殿內殿外的所有人都看著他。不知道在這樣地關鍵時刻。他要去哪裏。

他帶著幾名下屬。就這樣平靜地走出殿外，走過那些如臨大亂，手持兵刃對著他地大內侍衛。連眼睛都沒有眨一下。

侍衛們哪裏敢動手，隻有眼睜睜地看著他消失在了含光殿外地黑衣中。雖然是太後在殿中，但是範閑居然走地如此平靜。如此膽色，實在是震住了不少人心神。

範閑沒有刻意打壓太後的氣焰。他先前說地那句話並不虛假。在京都府孫顰兒小姐地閨房中，他與言冰雲擬定計劃時。便已經算過自己能夠聯絡多少力量。

監察院在京中能夠調動地密探，隱藏在各府中地釘子，範閑一手掌控地一處。即便除卻被內廷和軍方監視地那座方正建築。還可以調動一千四百人。

而通過京都府。隱藏在京都外地五百黑騎喬裝入京，至此。範閑可以利用地力量達到了一千九百人之眾，而且這一千九百人都精於黑暗中地作業。雖然從武力上遠不是軍隊的對手。可是搞起陰謀叛亂來，才真真是順手利器。

範閑今夜突宮。隻帶了兩百人，不是他自大。而是因為像這樣講究速度與突然性的突擊，人數的多少從來不是關鍵。而且他必須在宮外留下大部分地力量。剩下地一千七百人，此時正在言冰雲的調動下。做著各種各樣的工作。

京都太大，範閑要照顧地方麵太多。宮外由自己處理，宮內則必須依靠數千禁軍控制局勢。而當後宮發出那陣喊殺聲時。他清楚大皇子已經控制住了禁軍。

...

禁軍的行動，正如大皇子對那名親信校官說的一樣。發動地時間取決於範閑在宮中突進地進程。

當範閑那名勇敢地屬下，在侍衛地包圍中站住了腳步，對著天上的夜穹與明月發出那枝令箭時，禁軍便動了。

那枝煙花令箭是那樣的明亮，在一瞬間照亮了半座皇城，這種用來傳訊地令箭，並不是京都守備軍方和監察院常用的那種，但是已經給出了十分明確的信號。

大皇子站在守城弩旁。看著那枝劃破夜空地煙花令箭，麵部線條驟然強硬起來，舉起右手，像把刀一樣地砍了下去。

砍在了皇城角樓處空蕩蕩地夜風中。

...

一把刀砍了下去，直接將大鋪上地兩名士兵脖頸同時斬斷，鮮血噗地一聲噴到牆上，異常血腥地擊打出兩朵大血花來！

持刀夜襲的禁軍將領收回長刀，暴喝一聲：“殺！”

黑夜之中，不知多少人湧入了皇城前方廣場邊的幾條街巷中，悄無聲息地遁入那些大廂房，然後開始了血腥的屠殺。

整整六百名被換值休息的禁軍士兵，此時還在睡夢之中，有不少人就這樣斷送了性命，而有些人被驚醒之後，則是根本沒有反應過來，便迎來了無情地刀與槍。

是地，殺人的與被殺的都是同胞，如果換一個時空，換一個場地，他們或許會與胡人並肩做戰，喝著燒刀子，抹著雪亮地刀刃，勇敢地殺入敵營，為彼此擋箭，為對方擋刀。

然而今夜不是，隻是一方麵對一方麵地屠殺，異常無情的屠殺。

沒有用多長時間，忠於大皇子的兩千禁軍，便已經清掃幹淨了皇城前的一大片區域，無數的死屍與鮮血混雜在一起，腥氣衝天。

禁軍們的臉色並不好看，他們往常是西征軍，這是第一次殺...自己人。但他們又清楚，這些人並不是自己人，自己今天晚上做的事情，不允許自己有絲毫的軟弱。

他們看過大帥傳來的行璽，看過陛下地遺詔，所以他們心頭有熱血，有信念。

我們是正義的一方。

他們現在還活著，誰說不是呢？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